

與陳紬藝會長一段不爲人知的「生死之交」往事

陸啓誠

台大經濟系畢業 自習針灸超過六十年 2012/2/15 於臺北浦城街

今晨我在球場打球，接到兩通高雄中學校友會秘書長葉政秀教授打來的電話，爲了紀念陳會長逝世四週年，希望我能提供一篇關於與陳會長的紀念紀事。在我回家的路上憶起了我與陳會長相識二十餘年的一些往事，一一浮現在腦裡，其中最令我記憶深刻的是以下這段往事：

民國 76 年，我遷到浦城街「大同中醫」陳會長樓上。彼此並不熟識，一天在樓下巧遇老友，台大機械系張啓漢教授來訪陳會長，非常熱誠介紹認識了陳會長。張教授和我一樣會針不會藥。當年曾因我腰痛自己打不到，麻煩張教授爲我針治數次未能見效，只好將我的用針方法交給他，我們成爲好友。當年我介紹陳會長參加我們登山隊爬山，因經常他找我一起爬山，也成了好友。有一年數個星期他沒找我，我以爲他忙，也沒去找他。有一天我在樓下遇到他，他穿了拖鞋。他說他腿痛，腳後跟貼了一塊狗皮膏藥，我請他將褲管撩起來，發現自膝以下小腿都是深黑色，我即告訴他，貼狗皮膏藥裡面的毒拔不出來，不會好，一定要放血。他當時是和平醫院中醫部主任，我知道他的另一位好友，鄧安中也在他部門，即建議他請鄧醫師爲他放血，隔了數日，他告訴我，鄧醫師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放，我即在他大同診所內，要他躺在診療病床上，爲他處理完畢，放出許多暗黑血後，用舊報紙包了丟棄在垃圾筒內，數日後，他告知我說腿好多了，我看後，黑色已褪了七成，告訴他還要再放一次，這次他坐在沙發上，地上鋪著舊報紙，又放了一次，亦放出許多暗黑色血，不過比前次少了許多，自此以後，直到他過世未再復發。以往每年到了夏天都會復發。爲此我曾被二十位有照中醫要求在他的診所爲他們開課。他們包給我的束脩，信封我留下了，錢全捐給自然療法雜誌。因爲該刊物每年都在賠錢，這也是陳會長爲自然療法的堅持。

十餘年前，自然療法學會，在珠海成立分會時，陳會長一再堅持要我一定要一起去，他要介紹「天下第一針」一文良中讓我認識，我竟在那次大會上成了文良中的摯友。當天文大夫表演深刺自己啞門，那根 2 吋半的銀針，成了我們倆成爲摯友的信物。散會後，當天所有從台灣來的會友都去深圳旅遊，我被文良中留下在珠海多住了三晚。每天他下班即至旅館，談至深夜，他多年的經驗，均能傾囊相授。我在陳會長過世那年，也是三月我因中風橫的送進了仁愛醫院，以西醫療法我根本無法短時間痊癒，五天後，自己走出醫院。當年文大夫在洛杉磯，南加大傷痛科，我連汽車都不能坐，那能坐飛機到洛杉磯，每夜深刺自己啞門，文大夫是世界第一個深刺自己啞門救回自己。我是第二個用同樣方法救回自己，那年我給他一副對聯，上聯「亦師、亦友、亦大膽」，下聯「救世、救人、救自己」橫批「深刺啞門」。

聖經中有句話「萬事都相互效應」，沒有當年我治好陳會長腿急，我怎麼會認識文良中，又怎麼能救會自己。這是一段不爲人知我與陳會長間的「生死之交」！！